



# 書的故事

紀泉庵

我喜歡收藏一點書，不一定每冊都讀過，看見有趣的書就買下，隨便翻翻，沒事的時候，蓋上兩方圖章或是簽上自己的名字，也是一種喜悅。似乎在越緩堂日記上屢次看見這樣的話，找出來翻翻，却翻不到，中國書沒有索引，真是討厭，如日記之類，若不經整理編排，想要利用，蓋更困難。但在同治三年十一月的日記上，却有：

「夜歸館後，童僕漸睡，內外寂然，紅燭溫爐，手注佳茗，異書在案，朱墨爛然。此間受用，正復不盡，何必名山吾廬耶？然或精神不振，或塵務經心，便亦不能領略，此事故當有福。我輩讀書偶有解會處，不特放浪花月，非可比擬，即良友清談之樂，亦覺尚隔一塵。所恨者，生苦多病，又客居不恒，時被俗人聒擾耳。」

我們處在今日，連這樣的享受也沒有，晚間想抽暇讀點書，不是防空演習就是節約用電，若是連電燈都沒有，油燈自更不必提。白天則是種種俗人俗事「聒擾」，讀書云乎哉。這兒所說的俗人俗事，並不是要將自己列於人世生活之外，實在因為許多人許多事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頭疼，與我們興趣相去太遠，只好用「俗」字來替代。然我們還是得去軋油軋糖買配給米，到底亦脫不了俗的。所以我每感如陶彭澤之流，終算幸逢，生於此時，要仍不免此厄耳。

把讀書作為功利主義的求學問，是一種讀法，亦另是一種境界。我想這未免有時太執着，好像買了獎券，一定盼望得獎，說不得，心中總有一點悵悵，學問固然要去求，然總以得其自然為佳。我買書不必都讀，這也是理由之一。但是如果讀書屬於耽美主義，那真是需要若干陪襯，明窗，淨几，香茗。插架琳瑯，牙籤萬軸，雖然不是宋元佳槧，却也不是亥豕魯魚的劣本，這還是小事；最低要不愁米，不愁鹽，外面天塌下來與我無干，這才够得上紅袖添香茶煙琴韻的派頭，我們不用說沒有這種適際，就是有此環境，看看北風一起，滿街凍死鬼，恐怕也要興味索然了。我們不是玩物喪志，乃是要在可能範圍之中求得一點安慰，正因為現實問題迫得人不敢不忍正視，才不能不尋充一隅以為屏蔽，有人罵逃避現實是不對，我是承認的，可是手無斧柯，除此也別無他道。所以把吃飯的錢省下，買几冊心愛的書，應當是苦惱，而不是快樂，不過隱去了苦惱不講，我們情願為目前一絲溫暖所誘惑而已。

於是就不能像暴發戶那麼，買大部的廿四史，圖書集成之類的，擺在客廳裏充門面，這種書，也許自入主人的廳堂起至以微末的價值再賣給舊貨商人止，竟大半是不會有過主人手澤的。直如晉公仗劍，壁則猶是，馬齒加長，不過寄存一時罷了。然而架子一定是精美的，裝璜一定是考究的，主人所欣賞以及向別人做視者，蓋在此而不在彼。若我們則只能收收零星殘帙，家裏是住房客廳書齋三位一體的，書架往往無有，桌頭放不下，也許就置在牆

角，偶爾咬咬牙，置辦一二只藤製的小書架，也放不了多少東西，有時便疊床架屋的擺上去，使這種先天不足的家具大有不勝負荷之勢。而且古舊的房子，沒有水泥地，沒有好的天花板，老鼠以書籍為溝廁，天雨更是淋漓滴滴，要想把書保存得乾淨也十分不容易。我又天性懶散，書老是隨手掣出一本就不管了，倒在床上看一會兒便永遠放在床頭，坐在案前檢閱亦可久置不顧，往往一部書分散到好幾處，必需遇見機會才從新劍合延津，太太常為此向我抗議，我也管不了許多，我有一個最高原則，就是書須為我所役而我不能為書所役，越縵堂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日記云：

自昨夕至今晨，整比書籍，甚費心力；以案頭之書，必取其最要者以待稍次而讀，而書有常資考索者，尤宜置於案籍之前，以吾輩性懶，或有所疑而書壓在下，不便檢閱，輒復置之，遂至此疑終月不決。齋中無書架，僅縱橫置兩桌，又空其十之四為看書作字地，留其十之二置杯碗鏡釘奩盒筆硯之屬，全又性頗喜潔，知惜書，即日閱之物，亦必使整齊不少散亂。又不欲見羨殘書，故或篋或閣，或床或几，或近或遠，或高或下，皆極費匠心。於先生之懶，我則有之，可是要我費一夜的工夫去擺列分類這些「叢殘」，就絕對不耐。去年暑假好像曾清理了一次，下着很大的決心，弄得一身臭汗，擺好甲又不易對付乙，排了乙便又捨不得丙丁，如李君之所謂兩案者，我還很抱歉無有。書桌很小，今年才能換一只大點的，據說市價已達千數百元云云，這桌子也放不下几冊書。加上筆墨信件以及小孩子常常不經意放在上邊的書包玩具，一天到晚，倒是連寫字的十分之四也沒有機會居多。工具書呢，也有幾種，如咬了牙開花十二塊錢買的辭海之類，如今雖值六七百元，我也仍舊不大重視。總感覺這種書是低能的，除非在課堂上講授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時候，要查明一番，其餘用到的時間很少。何況如果真的要問到底，這種東西也是不行。我常見有人寫某人的史傳選抄中國人名大辭典，無論如何，不大像話。平時讀書，究竟是陶公的不求甚解態度為主，可以偷懶是第二層，許多書求甚解反失去意味則是誠然也。因之書桌上面就沒有工具書的位置，字典等都是放在最下層。這也算是普賢與我們的區別吧？

既是不必要求有用，買書自然避免一切於實用之一途。我可以沒有十三經注疏，可以沒有昭明文選與古文辭類纂，但却願意花一個月的薪水買了崇禎本的「帝京景物略」。這好像太貴族，而實在是出於癖好。譬如我也花五塊錢買一部沒人問津的光緒板或同治板的「都門紀略」，無非因鄉土的敬愛，才有一點研求與求知的心。昨天用一百元買了「盤山志」，康熙板同治補修的，亦有數頁模糊不清，題籤乃是家鄉僅有的進士李江先生，這相隔有三千里了，我一直在離盤山四十華里的鄉里中生活二十年，却到今天才看見鄉里的書，不必管內容，其為欣悅，已可臆知。可惜自家的縣志終於買不着，空望遠處的寒空寄遐想。我又希望從我的書中得到一些故事，這即收藏家所說的掌故是，惟此事可遇而不可求耳。去年暑假，曾買到漁洋精華錄，本已有過一部了，可是這一部上面有「李釋讀讀過書」的印記，又全部都校過，似對漁洋之詩，未盡贊可，對箋注之陋，訂正尤多。散釋先生乃昔時授我們宋詩的教授，而且京中寄居的橋西草堂又是我常去的，這書既為先生舊弁，當然還是珠還合浦為佳，秋天草堂約看桂花，遂將書呈還，先生很高興，說是事變中失書甚多，能夠覓還的僅此而已，然我的喜悅又過於先生，假使我的藏書中，能够一一逢其故主，那是多麼有趣的因緣呢！所以在散釋翁以備此一書得歸故主為悵，而我則以居然有一書逢着故主為欣然。人之離合是絕大哀樂，物我一如，物之離合，又焉知不是如此。一種書在幾十年光陰之內，逢到不少刀兵水火之厄，又不知轉移了多少主人，有的主人對牠是寵愛，有的則是冷淡不措意，也許因此就終身淪棄了，為書設想，不是也很可悲悵嗎？葉綠督藏書紀事詩記我的遠祖文陸公云：

「韓非口吃者說林，校讐七略似劉歆；山河泡影談何易，一見公羊涕不禁！」注曰：「文達閱微草堂筆記：趙清常沒，子孫藏其遺書，武康山中，白晝東哭，何所見之不達也？余嘗與董曲江言，大地山河，佛以為泡影，區區者復何足云！我百年後，倘圖書器玩，散落人間，使鑒賞家指點摩挲曰：此紀曉嵐故物，是亦佳話，何所恨哉！又云：嘗見嫺嫺玉佩數事，云某公家求售，外裹殘紙，乃北宋葉公羊傳四頁，為惆悵久之。」

足見文達亦不為達。說一人亡弓人得之一的孔子，不知怎麼樣，大率能真的泡影山河者確不多。事變以來，海內書籍付劫灰者何止億萬，我所教讀的學校，在塞上羣山中，放暑假還太平無事，不料從此自己常閱的幾冊書遂告永訣。說起來有什麼好東西呢？那時我喜歡把上海刊物賣文的稿費改買新書，有好多書店是附帶着郵購部的，這事並不困難，所以雖是山城，却也有郵差送來蓋着上海郵戳的印刷品。每天在校門前等候年老的郵差幾有盼望愛人之心，若買的書遲遲不來，其惆悵思念也不減於失戀。我所常常看的如阿庚畫的「死魂靈百圖」，對照魯迅翁的譯本非常有趣，那時只賣兩塊錢，現在我每次逛舊書店都注意這本書，却迄未遇到，或者當時印的便不甚多。又如「蘇聯版畫集」，紙張講究，印刷精美，且有數幅為彩色者，價錢不過一元七八角，今日是想要印也無從印起了。我又喜歡收藏信箋，故亦買魯鄭合編的「北平箋譜」，這書之失落，尤使我思之心癢。廿九年買榮寶齋箋譜不下三部，已要十六元一部，而前後都被朋友索去，目下反一冊無存。日前到松竹齋買了三兩種信箋，已竟是一百多元，其花紋尚不是我所愛好者。後來曾聽到從塞外古城來的人說，學校的書都被本地人搶光了，在某街中擺了地攤出賣，一角錢一堆，這位朋友並親見一個人從學校裏出來，腳踏車後座上捆了許多本萬有文庫，這自然也是要打入地攤的了，我很癡心的問他會看見我的書嗎，他笑着說，那麼多的書，誰記得你的我的呢？但是我希望着，希望着，直到現在還希望有一天我的書會碰見他的舊主人，如我會把所收的書還給別人一樣。

東湖叢記：「王述菴司寇（昶）有一印云：二萬卷，書可貴，一千通，金石儲；購且藏，劇勞勩；願後人，勤講肄，敷文章，明義理；習典故，兼遊藝；時整齊，勿廢置；如不材，敢賣棄；是非人，犬豕類！屏出族，加鞭箠。述菴傳誠。」這似乎更多此一舉了，藏書家語誠子孫的很多，但是子孫能遵誠的則極少，甚至可以說沒有。且即使無意拿牠易餅餌，亦不見得沒有人算計，如唐太宗曠蘭亭故事，智永禪師終於被套入圈子。「花隨人聖庵雜憶」記袁漱六藏書云：「漱六名芳英，道光間名翰林，工文能翰墨，初為松江府知府，時江南遭洪楊之役，公私赤立，文獻掃地，常州蘇州諸故家藏書以次流布於外，漱六銳意搜羅，有見必設法得之，莫能與之競。江南北舊家卷冊以及卷齋閣字堂之片紙隻卷，皆攬有之，以故所藏書，甲於一世。據云，袁罷官歸里，書載數十船以西，盡移存長沙第中，遠致，未能清釐就緒。其子榆生不喜故書雅記，以五間樓房閉置諸籍，積年不問。光緒初朱肯夫（述然）督學湘中，任滿離湘前，會親蒞五間樓房者勘驗，則兩層自下至棟，皆為書所充塞，非由書叢踏過，莫移一步，以書縱橫堆垛，即移亦無從備閱，惟隨手翻之，輒是宋元佳槧而已。肯夫出後，為言於木齋，（李盛鐸）時木齋隨官在湘，方以挖揚自許也。肯夫且謂東南文獻菁華，蓋在此五間樓中，聽其殘毀以盡，吾輩之罪也，吾力不及，時亦不許，子其善為謀之。木齋計往宅中驗視，一切如肯夫言。顧安所出其書而理之者？榆生稟過善飲博，槩固不俗，然人以竊故籍請，必為所挾，客為木齋計，先出重金請榆生所狎友居間恣其取用，用罄，又復餌之，以是往復積數千金，所狎友稍稍吝之，榆生不樂，友因曰：天下有借無償，宜難復借！榆生曰：償乎？吾焉得辦此者！客曰：君乃無產足以議抵者乎？曰：盡之矣。客曰：人言君家書多，吾固未信。榆生距躍曰：嘗乃可易錢乎？客曰：是未可料，姑試為之！明日客齎書數十冊詣木齋所，大抵康乾間版，無甚佳者，姑如其價留之，榆生果

大喜，木齋求觀目錄，客攜四大本至，以繩頭小字書之，非精本且不錄，一望知爲藏家老冊，非檢生所新編也。木齋指名求書，不得，則連數箱來，令其自理，自是展轉，木齋獲袁氏書不少。明年檢生罄所有數百箱載漢皋競售，購者麇集，浙江丁氏亦在其列，木齋盡力求之，如意而止。據其所言，亦志在與蠹虫爭勝，取天下之物，還與天下共之已爾。前後所得，蓋不過原藏十之一二也。「此所記恍如聊齋志異因微筆記，而陳登原君的一典籍聚散考」並不及之，可見尚未爲學林所悉知。費盡心計取之，還是成幾百箱的散出去，無怪令人人生無常之感了。我在事變後也看到不少公私藏書零落散亡，而苦於無法措手，同時更看到不少巧取豪奪的收藏者，尤不便推測其將來何若。不過莊子說得好：「毛嫱西施，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糜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正色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卿且甘帶，鴟鴞香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」我們把書當做性命，正有人把跳舞賭博當作性命，我們把吃飯錢換了斷簡碎篇，他們把宋元佳粟換了淺斟低唱，其爲有所蔽，在近道的人看了，或者是一樣的罷？

因之又想起一點幼年的事來，我是農家子，可是父親和祖父輩也讀過一點書。祖父且會中了秀才，也有幾大箱書存放着，大約以「大題文府」「小題文錦」「四書題境味根錄」之類居多，自然是毫無價值。但也有「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」，「繪圖四書速成新體讀本」等，既有圖畫，便爲小孩子所愛好，父親在外面作事，我常吵着請求母親開開衣櫃上面的書箱找這些有趣的書，後來我又發現一部全圖的三國志演義，雖是鉛印本，而每回必有一圖，第一冊又有一百多葉繡像，今日回想，殆是照陳老蓮所繪翻印的，故與他本頗多不同。這寶貝使我滿足了不少天慾望，常常用白紙影在繡像上描繪，但不久這書就被我看得七零八落，再也够不上原數。就是那些四書字課圖說等，也帶到學校裏去和小朋友賞奇析疑。時間一長，也是東一冊西一冊的收拾不來了，父親會再三的加以申斥，到底改不好。六叔那時已上中學，他也是看書癖的，一年正月，忽然大家商量在客廳裏成立圖書館，我們把那些老古董統統搬出來，又加上自己買的新書，也編了目錄，立了規矩，實際上是沒人去看的，只是給空廊的客廳加上些點綴而已。不意六叔從這年暑假一病不起，僅僅上到中學二年級就夭折了。從彼時起，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東西，再也沒人收拾過，七八年前祖父病故，我回到家鄉，父親很慨嘆的說：「你們這些書，燒的燒了，丟的丟了。我一天到晚在愁城過日子，那管得了這些！再過兩年，恐怕家裏連一本也不會有了。」我聽着殊爲黯然。今春果然父親又來信說，因爲家中不能安居，只好到舅父所辦的小學裏去教點書，錢掙不了多少，爲的是有了職業可以免去許多麻煩，但因所授爲歷史地理等科，一本參考書也沒有，實在困難，要我趕快寄去幾冊。六十歲老人還要去就業爲小學教師，我心裏已覺相當苦痛，而這小學教員又是如此之貧乏。我到市上選了幾種歷史的書，可是查一查都有些不妥當，遂未寄。想還是買通鑑紀事本末等書寄去吧，書還沒有買，聽說父親已不作教師了，但信却無有，我連連寫了信去問，至今也不見回覆，昔人詩云：「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」，不想因爲幾本書又惹起我的不必要的感傷，真是抱歉，只好打住罷。

十二月十三日，大雪節

## 本社遷移啓事

本刊因原有社址不敷應用，業已遷至上海江西路四四五二號二樓新址辦公，請希公鑒爲幸。